

共和国 平民简史

一个工会主席的家访周记

董晨鹏 / 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共和国 平民简史

一个工会主席的家访周记

董晨鹏 / 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共和国平民简史:一个工会主席的家访周记/董晨鹏著.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7. 3
ISBN 978-7-214-20503-2

I. ①共… II. ①董… III. ①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41196 号

书 名 共和国平民简史——一个工会主席的家访周记

著 者	董晨鹏
责任编辑	张晓薇
装帧设计	刘葶葶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pph.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8 毫米×1 000 毫米 1/16
印 张	18.25 插页 2
字 数	270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4 月第 1 版 201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214-20503-2
定 价	45.00 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巾帼志

一个社会的各种关系在两个家庭所缔结的婚姻中几乎都可以看到,婚姻不仅与两个家庭的利益密切相关,更与女人的社会地位和家庭地位密不可分。当共和国女人的经济地位得到彻底改变之后,我们发现,她们的社会地位也不仅仅只是“半边天”了……

- ▶ 高家奶奶 / 003
- ▶ 哈尼依莫利 / 016
- ▶ 保洁员史云珍 / 029

001

第二章

老兵列传

自从“党指挥枪”“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成为中国共产党重要的政治思想之后,“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的传统思想就在新中国逐渐淡化。共和国建立后,随着对军婚实行特殊保护、对烈军属和退伍军人实施优抚等一系列政策措施的出台,军人一度成为“最可爱的人”。但当整个社会经济水平发展到一个相对高度后,普通退伍士兵的未来多少就有点令人担忧了……

- ▶ 报务员张纪良 / 039
- ▶ 炮兵徐承富 / 054
- ▶ 汽车兵葛炯杰 / 069

037

岁时杂俎

镇江民间大大小小的节日，可谓数不胜数，但最重要的节日还是要算春节、端午节和中秋节这三大节日。当年对普通劳动者来说，这三大节还意味着“头牙”和“财神酒”、“端午酒”、“中秋酒”，而一个受雇于人的劳动者，一年也只能喝上主家提供的这三顿酒。时至今日，除了团圆，这三大节日的主题已分别演变成平等沟通、合家安康、尊老爱幼了。

- ▶ 吃春酒 / 085
- ▶ 端午“十二红” / 097
- ▶ 谢平安 / 109

风俗记

一个地方的民风习俗，大抵是由当地的经济基础决定的。镇江的仍然活跃于郊远农村的担子厨房，平民阶层仍然乐此不疲的“尝八新”和“吃八鲜”，说明一种风俗的流传是有着自己的规律性的。但有的习俗也会因某一个著名人物的出现而发生彻底的逆转，镇江至今还流传着的“镇江无太岁”的传说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

- ▶ 担子厨房 / 123
- ▶ “尝八新”和“吃八鲜” / 132
- ▶ 镇江无太岁 / 141

世相剪影

每一个普通家庭都有自己的活法。一个普通人的命运里,交织着太多的渴望和痛苦,但又有多少人愿意自己留下的历史轨迹,是尊严而体面、快乐而温暖的呢?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成为平民百姓努力工作的最大推动力,让他们的家庭呈现出了自己独一无二的人生特点。这些平凡却不简单的普通人的历史,是那么的真实,又是那么的鲜活。

► 梅花残巷 / 153

► 代笔 / 161

闲暇录

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普通劳动者用来工作的必要时间也在迅速缩短,假期不断拉长,暂时工作、独立工作、自由工作等非传统工作的就业模式逐渐兴起,生命中的空闲时间、自由度、灵活性则急剧增多,这就为精神文化产品的消费提供了巨大的空间。就普通劳动者而言,随着休闲时间越来越多,其需求也越来越高级化。

► 家庭棋牌室 / 175

► 智慧鸟户外 / 184

► 美食家 / 198

户口事略

建国后的户口管理制度,从某种意义上讲,其实是个分配制度:在城市与上学、就业、待遇密切相关,在农村与土地直接相联系。在计划经济时代,户口不仅是一个家庭参与社会分配的直接凭据,而且户口本身也变成了地位和身份,甚至是某种社会特权的象征。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城市户口的含金量越来越低,在某些发达地区,农业户口的含金量甚至已经超过了城市户口。

- ▶ 下放归来 / 211
- ▶ 新兴城民 / 224
- ▶ 弄户口 / 239

产权纪事

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而单位曾一度几乎包揽了城市居民生活中的一切。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进程,客观上就是一个不断明晰产权的过程。从土地改革的“耕者有其田”到人民公社化运动,从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到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普通人的命运始终随着产权制度的变革而悲喜沉浮……

- ▶ 野获 / 249
- ▶ 农垦 / 258
- ▶ 过一把瘾 / 269

第一章

巾幗志

一个社会的各种关系在两个家庭所缔结的婚姻中几乎都可以看到,婚姻不仅与两个家庭的利益密切相关,更与女人的社会地位和家庭地位密不可分。当共和国女人的经济地位得到彻底改变之后,我们发现,她们的社会地位也不仅仅只是“半边天”了……

- ▶ 高家奶奶
- ▶ 哈尼依莫利
- ▶ 保洁员史云珍

高家奶奶

镇江人称爷爷为“爹爹”，伯伯为“大大”。“奶奶”这个词在镇江话中除了称呼祖母及祖母辈的女性外，还直接用来称呼泼辣能干、在家中有一定地位的已婚妇女。“奶奶”和“太太”这两个词在镇江话中基本上是可以相互替代使用的。“文革”前出生的镇江人，大都习惯使用“太太”；“文革”之后出生的，则多喜欢称“奶奶”了。

家访对象：体育会展中心保洁董凤家庭

家访时间：2015年8月30日周日，天气多云有雾

董凤并不是镇江本地人。1976年出生的董凤，属龙，是安徽合肥长丰县董郢人，在镇江已经整整20年了。董凤长得和她唱黄梅戏的老乡马兰非常像，脸形都很饱满。

长丰位于寿县和合肥之间。寿县是战国时期楚国的最后一个都城所在，因此，长丰一带属于故郢之地。楚国先后有过四个都城。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攻破存续400年之久的楚国郢都（今湖北江陵境内），屈原闻讯后投汨罗江，楚国被迫将政治中心迁于陈（今河南淮阳境内），随即再迁于巨阳（今安徽阜阳境内）。公元前241年，楚国又把都城迁往寿春（即今寿县境内），并改称新都为“郢”。20年不到，公元前223年，秦将王翦率60万大军

伐楚破郢，楚国灭亡。故郢所在地的人们为了永远记住自己的故国，多以“郢”来命名自己居住的地方，寓有“故楚之地，怎能忘郢”的意思。“董郢”就是这样一个带有楚文化基因的地名。

镇江属于“吴头楚尾”。董凤嫁到镇江，仍然算是嫁给楚地故人，并没有太多文化习俗上的陌生感，她所熟悉的家乡的风俗习惯，可能比镇江本地人所传承的楚风还更加正统些。

明清两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安徽和江苏都属于同一个省级行政区。这个省级行政区明时叫作南直隶，清代叫作江南省。北京的皇帝下“江南”，即指的是江南省旧地。后来江南省的实力太强大，一省的赋税即占全国的三分之一，每期科考上榜人数更是占了全国近一半，时人称作“天下英才，半数尽出江南”，中央政府便于顺治十八年（1661年），将江南省一分为二，分别叫作“江南右”与“江南左”。康熙六年（1667年），江南右取江宁府（今南京）、苏州府首字，改称为“江苏省”；“江南左”取安庆府、徽州府（今黄山）首字，称为“安徽省”。

镇江由于地处运河和长江的交汇处，历代又多有战事，因此，是个典型的移民城市。抗日战争爆发前，镇江城的居民结构大抵为苏北籍的占45%，安徽籍的占30%，土著20%（远祖同样来自江北），其他省籍5%。时至今日，民间仍然称镇江为“江北人的天堂”、“安徽人的第二故乡”。我的奶奶就是江北淮安人。

原本约好是周五（28日）去董凤家的。

周三（26日）下午，董凤打个电话给我，说周五是农历七月半，家里要烧纸祭祖的，是不是改期？

镇江老的风俗，祭祀过世的人，相关准备工作都是由女主人操办的。

家境差的不好讲究，富裕一点的人家，家庭成员去世之后，都要做七，七天一祭，焚烧纸钱。头七供馒头，二七供米糕，三七供饭，四七可以供菜，五七则由已嫁出去的女儿回来祭奠，七七提前与六七同烧纸钱，叫作终七。

每年在死者的生日、逝日，要过冥寿、做忌辰供。满100岁就不再过冥寿，忌辰满30周年也不再烧纸。在清明、七月半、十月朝、冬至、除夕都要

祭奠。

十年“文革”，被称作迷信的祭祀活动在镇江城乡一度销声匿迹。在那个连卫生纸都要凭票供应的年代，几乎没有人家敢抱烧一烧纸钱的奢望。大凡一种风尚的兴起和传承，都有一个必要的前提，就是物质生活的相对丰裕。在一个物质匮乏的社会里，人们很难有太多的精神需求。但是，一旦一个风尚的兴起有了相应的物质基础，风尚就会变成一种浸淫于整个社会的风气，成为人们潜意识中的社会规范和准则，政府是很难简单地凭借几个文件或布告就能加以整顿和控制的。

改革开放之后，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祭祀先人的风气也重新兴盛了起来。如今一到特殊的日子，许多人家的门口便能见到银白色的纸灰漫舞如雪的场景。

作为高家的女主人，董凤自然不会忘记这件祭祀先人的大事。

不过，有点出乎我意料的是，当我进了董凤的家门，发现董凤并不是家里最年长的“奶奶”，她的婆婆也跟他们住在一起。这个上有老下有小的家庭竟然是由媳妇当家，婆婆反而“大权旁落”。

董凤夫妻俩是双职工。董凤的丈夫高履伟是名保安，比董凤要小两岁，属马。在董凤的嘴里，高履伟的头衔是“我们家小伟”，而他们的儿子高望却被叫作“大望”。高履伟有点自嘲地说，马善被人骑，我们家当家的是董凤，凡事都由她作主。

董凤家所在的小区叫作富润华庭，是个拆迁安置小区。她家住的是120平方米的户型，三室两厅。董凤夫妻俩住一室，小高的母亲一室，儿子高望一室，属于三代同堂。

常言道：“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婆媳关系是世上最难处的关系之一。婆媳亲，全家和；婆媳不和，全家鸡飞狗跳，一手托两家的那个男人就会成为风箱中的老鼠，两头受气。一般而言，长辈主导下的婆媳关系往往容易相安无事；而由媳妇主导的婆媳关系，能够每天都充满灿烂阳光的，在我的印象中还真的不算多。

董凤在镇江安家落户的模式，是改革开放以后很多外来农村人口在苏南的迁徙模式。

董凤家有兄弟姐妹六个，董凤排行老五，上面是大姐、大哥、二姐、三姐，下面还有一个弟弟老六。如果没有什么其他亲戚的话，董家兄弟姐妹几个，可能会一直待在老家安心地务农。但生活往往就是这样，因为有了有一个亲戚，有了这个亲戚的一个热心的建议，一个家族的历史轨迹就此会彻底改变了发展的方向。

董凤有一个姨夫，在安徽当地的国营丝织厂里做管理工作，是董家人心目中最有水平的人。董家凡有大事，都要先问问这个吃商品粮的姨夫的意见。

能否吃上商品粮，是上个世纪50年代初至80年代末中国城乡身份的一个最主要的标志。这个“商品粮”指的是农村征购、城市配售的粮食，不是如今市面上自由流通到处都是的粮食。在对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的时代，只有拥有城市户口的人才能吃上每月凭粮票定额供应的“商品粮”。在商品粮的基础上，城里人的生活消费很快“计划化”，吃的油凭票供应，做衣服的棉布凭票供应，然后猪肉、豆腐、糖、酒等所谓的副食品也全都凭票供应了。农民按国家的统一价格交售公粮，不能把自己的余粮拿到市场上去卖，偷偷进行交易的地方，则被称为“黑市”。

在一个仅能解决温饱的年代，吃上了商品粮，就意味着个人温饱有了基本保障，自然会成为农村人羡慕的对象。小时候，董凤母亲跟他们兄弟姐妹讲得最多的事情，就是希望他们将来能够过上她姨夫一家那样的生活。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粮食统购改为合同定购，农民的余粮可以自己拿到城里光明正大地来卖了。似乎是一夜之间，街上卖议价粮的多了起来，黑市在太阳底下烟消云散。历史上的一幕再次重演：很多苏北、安徽的农民来到镇江的街头巷尾卖起了黄豆、花生，卖着卖着就定居下来，花点钱买个户口，孩子就成了镇江真正的城里人。

上个世纪80年代，苏南模式的镇江乡镇工业风起云涌的时候，不再吃商品粮的董凤的姨夫被重金邀请到镇江润州区乔家门的乡镇企业当技术顾

问。时间长了,董凤的姨夫喜欢上了镇江的城市山林,后来就干脆把家安到镇江了。

董凤的大姐是第一个到镇江投奔姨娘姨夫一家的。此时,已是1990年,粮票虽然还没有取消,但在市面上也只能抵作两分钱使用。大姐很快在镇江安顿下来,找了份事做,并由姨娘姨夫做媒,嫁给了镇江润州区大桥村的当地人。日子越过越红火的大姐自然忘不了下面的几个弟弟妹妹,每次回家探亲都要动员他们也来镇江。

1995年,19岁的董凤也到了镇江,住在了大姐家里。此时,粮票已经在镇江市面上彻底销声匿迹,买什么都不需要凭票供应了。由于连续几年都是丰收,农民生产出来的粮食还谈不上什么深加工,除了卖就只好自己吃了,竟然有了谷贱伤农的苗头。董凤见种田种得粮食多了,却反过来要靠政府的保护价来维持收入,离开老家的决心就更大了。

董凤的二姐和三姐因为已经结了婚,犹豫再三,还是选择留在了老家。不过,董凤的二姐最终仍然到了镇江。十多年以后,离异后的董凤的二姐,日子过得相当艰难,董凤便在镇江帮二姐找了个敦厚体贴的男人,让二姐重新有了个完整的家庭。如今,董凤的二姐有人疼爱有人照顾,养得是又白又嫩的,逢人便说妹妹让她二次投胎找了个好人家。自此,董凤在家族中的威信称得上是与日俱增。

董凤大姐夫的四大大老吴是大桥村人。老吴喜欢钓鱼,经常到距西边龙门村两里远的高家鱼塘钓鱼。一来二去,老吴跟高家人混得烂熟。这个时候,在镇江种粮食已赚不了什么大钱,脑袋瓜活的已开始种水蜜桃,种草莓,承包鱼塘,搞稻鸭共作什么的。高家属于“万元户”,住的是楼上楼下,屋里摆的是电视电话,比当时的普通人家要富裕很多。

老吴觉得一门心思养鱼的高家儿子小伟相当不错,就有心跟人家结个亲家。一问年龄,高家小伙子还比董凤小两岁,更是高兴,决心把媒做定了。镇江郊区的风俗,叫作“女大二,没得话;女大三,抱金砖”。这岂不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高家的祖上也不是镇江本地人,而是来自于江北的逃荒者。镇江江边

有很多不停淤涨出来的沙洲滩地，逃荒到镇江的外地人只要肯吃苦，生存下来是没有太大困难的。所以，镇江的扬中、世业和江心这些沙洲，历来就是拓荒者的天堂，处于鲇鱼套青沙洲上的龙门一带，自然也是拓荒者的乐土。

逃荒到镇江的高家人最初定居在青沙洲上的芦苇滩旁，以打鱼为生。经过几代人的繁衍，高家在鲇鱼套已经枝繁叶茂，人丁相当兴旺了。人烟稠密之后，高家居住的芦苇滩一带，因为每到晚秋季节，芦花就会随风漫天飞扬，竟然得了一个比较富有诗意的名字——飞花圩。

董凤说，家里亲戚把她介绍给高履伟时，高家已经是鲇鱼套龙门一带的大家人家。跟高履伟初次见面的时候，觉得这个男人比自己还小两岁，看上去又有点呆，三拳打不出个闷屁，就不想谈了。竭力想撮合亲事的大姐不乐意了，说，人家高楼房、大鱼塘，比上不足比下总有余，你还想怎样？再说了，人家童男子还比你小，长得又不比你丑，谁吃谁的亏还说不准，你把你当皇帝的姑娘啊？

董凤一下子竟然被噎得无话可说。谈就谈吧。

董凤说，高履伟还真木。有一次两人一起看电影，小高特地跑到电影院附近的摊子上买了一串香蕉，我当时心里还很开心，觉得他晓得照顾人了。哪知道小高只给了一根给我，剩下的他全都自己一个人吃了。照顾人有点木，其他方面倒不木，谈了不多久，我就怀孕了。刚到镇江怕岁数比较大，难找婆家，第一次办身份证时，把自己的出生日期改成了1980年，看上去反而比小高还小了两岁。怀孕的时候，他20岁，我身份证上是18岁，连结婚的年龄都不够，怎么能生孩子呢？哭了好几天，最后也只好忍痛流了。2000年的时候，我又怀上了。村干部说，虽然够结婚年龄了，但不符合晚育，他们还要我流。这次我死活不答应了。我说我们董家姑娘生孩子，第一个都是女的，第二个都是男的，这次说什么也要生下来。再说了，我的实际年龄不是已经24岁了吗？为什么不让我生？结果，生下来就是个男孩！

董凤不仅给高家生了个儿子，还成为高家干活的一把好手。董凤不无自豪地说，刚嫁过来的时候，高家虽然看上去是高楼房、大鱼塘，还不是每天都要吃萝卜干喝稀饭？80亩鱼塘，要割草喂鱼，活儿都是我干。想日子过得

好一点,就要想着方法挣钱。我在鱼塘边种了240棵油桃。桃子上市的时候,都是我摘下来拿到路边去卖钱。闲下来的时候,我就到处去捡人家不要的碎砖头,还有石棉瓦,硬是在鱼塘边搭起了八间房子。要不是我搭的这些房子救急,第一次拆迁的时候就会遇到大麻烦。就是生了孩子后,高家的日子也谈不上很好,还不是要一分钱一分钱掰着花?

我有点疑惑不解,问董凤,你嫁到高家怎么会每天吃萝卜干喝稀饭呢?

董凤长叹一口气。小伟的爸爸在我和小伟谈对象之前就有病了,得的是贲门癌。公公不能吃,每天只能吃稀饭。谈对象的时候,公公刚动过手术。进高家的第一天,我就对小伟说,我们吃饭公公喝粥,会让他心里难受,就全家陪他一起吃稀饭吧。就这样,吃萝卜干喝稀饭一直吃了整整四年,直到公公走了为止。现在,我们家小伟见了粥就头皮发麻,胃里直冒酸,躲得远远的。

小高的父亲高瑞宝病逝于2002年。老高临走的时候,最放心不下的便是自己的老母亲。他把全家人叫到跟前,叮嘱大家:能够跟着高家人连喝四年粥的媳妇天下难找啊,以后的家就由董凤当了,大家都要听她的。老高最后特别关照董凤,无论将来发生什么情况,都要把太太带着,照顾好。

董凤讲话的时候,高履伟只是喝茶吃菜。父亲的病给小高以很深的刺激,他如今是滴酒不沾。

董凤指着桌子上的菜说,炒藕片和糯米藕的藕都是小伟到野塘里采的,糯米藕是自己撬的,花生是自家在边角地种的。俗话说:“找一找,用不了;紧一紧,赛过金。”过日子哪能大手大脚呢?

我笑了,说,你这家当得好。刚才上楼前,看到社区宣传栏里有你的照片,说你是社区的好媳妇。

一直不说话的小高抬起头来,望了董凤一眼,然后对我说,她在家照顾我太太,我太太一直活到97岁才走。太太走了之后,她才到物业公司上班。

小高太太最后的几年,记忆力已经不太好,甚至连儿子的名字都想不起来,但却始终记着董凤这个媳妇。高家前后搬了五次家,每次搬家的时候,

太太都会握着董风的手说，乖乖，不要丢下我不管啊。董风就像哄孩子一样安慰奶奶，什么都可以丢，就是不能丢太太！太太就是家，没有了太太，这个大家就没有了！董风知道，高家这么多人，太太在，就是个大家庭，就是个家；太太哪一天不在了，这个大家庭也就散了，大家也就都自然而然地变成亲戚了。

董风说，太太是个不简单的人，上半辈子命苦，下半辈子不能再让她苦了。太太当年嫁到高家时，高家还是鲇鱼套龙门一带的穷苦渔民。

小高的爹爹叫作高国富，一辈子都靠划个小划子在长江上打鱼为生。按镇江民间说法，“鱼虾没有三日猛，有女不嫁上船郎”。渔民不仅生活艰辛，而且江上劳作的风险很大，很容易翻船死人，但小高的爹爹偏偏很早就娶上了媳妇。太太生前告诉董风，小高的爹爹特别讲义气，为朋友肯两肋插刀。

太太跟爹爹接连生下了四个儿子，取名叫作“金银财宝”，就是希望高家能够发财过上好日子。董风的公公高瑞宝是太太最小的儿子。太太说，爹爹如果不是突然走了的话，他们还会一直生下去，直到爹爹不想生了为止。

抗日战争爆发后，地处茅山抗日根据地和苏中苏北抗日根据地中心的镇江，成了新四军南下北上的主要交通枢纽，爹爹经常被地下党请去做秘密交通线的运输工作。1945年抗战胜利后，飞花圩江边的芦花漫天飞舞，当爹爹在长江上顺风远送新四军北上的时候，却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新四军北撤的这一年，董风的公公才6岁。太太说，头一天晚上新四军托人找到爹爹，说第二天过江，请爹爹帮个忙。爹爹二话没讲，胸脯一拍，便答应了。

爹爹不知道第二天过江的新四军会很多。第二天天麻麻亮的时候，爹爹把自己的小渔船划到约定的地点，惊呆了：江边上黑压压的全是部队上的。爹爹是个一诺千金的人，答应的事情一定会做。从早上到晚，爹爹一刻也没有休息，在长江上来来回回，一船又一船地把新四军送过江去。

爹爹回到家，已经是深更半夜。以前每天回来，爹爹跟太太总有说不完的话。这一次，精疲力竭的爹爹破天荒地没有跟太太说话。他一口饭不吃，连茶也懒得喝，只是说累瘫了，要睡觉了。